

# 解读古诗“枫桥夜泊”

阿油

如果 那個 大日子

在唐诗三百首里，许多中小学生对张继的“枫桥夜泊”多能朗朗上口。《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七绝诗看似浅显，若没有地理知识，又不了解时代背景，单从字义上解读，譬如“乌啼”，“愁眠”，得出的结论就似是而非了。

有位学者在他的“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里，就如此解读“枫桥夜泊”：

《月落本应该是黎明时分，后面又说“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时间相关显然不对；乌鸦是白昼动物，和鸡一样晚上睡觉，半夜听到乌鸦叫，就像半夜鸡叫一样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鲜有半夜敲钟的，“夜半钟声”也让人感到诧异。由于中国诗词并不着重“写实”，而着重“写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诗境与现实不符，也仍被认为是好诗。》

笔者认为另一版本的解读较令人信服，兹摘录如下：

《这是记叙夜泊枫桥的景象和感受的诗。首句写所见（月落），所闻（乌啼），所感（霜满天）；二句描绘枫桥附近的景色和愁寂的心情；三、四句写客船卧听古刹钟声。平凡的桥，平凡的树，平凡的水，平凡的寺，平凡的钟，经过诗人艺术的再创造，就构成了一幅情味隽永幽静诱人的江南水乡的夜景图，成为流传古今的名作、名胜。此诗自从欧阳修说了“三更不是打钟时”之后，议论颇多。其实寒山寺夜半鸣钟却是事实，直到宋化仍然。宋人孙觌的《过枫桥寺》诗：“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即可为证。张继大概也以夜半鸣钟为异，故有“夜半钟声”一句。今人或以为“乌啼”乃寒山寺以西有“乌啼山”，非指“乌鸦啼叫。”“愁眠”乃寒山寺以南的“愁眠山”，非指“忧愁难眠”。殊不知“乌啼山”与“愁眠山”，却是因张继诗而得名。孙觌的“乌啼月落桥边寺”句中的“乌啼”，即是明显指“乌啼山”。》

所以说，有些人若单从字义来解读古诗，遇到矛盾时，就以“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对事物的理解角度来推敲，难免走入“死胡同”而得出乌龙结论了。

# 一张竹椅子

长竹

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时分，我从市议会图书馆看完各类副刊回家。在家的大门口旁，很惊讶地见到了那张我久不见面的高竹椅！

一见到这张竹椅子，我竟然有那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在心头！  
这张竹椅子，其实是属于我大妹的。是她的家婆买给她大儿子用的。  
那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记得那是大妹生老二这个儿子后的事。

那一年的清明节，我和大妹相约去拜访外父母。在一起吃着午饭当儿，大妹见到我抱着一岁多的老么做家务事。她见了觉得那是一件很累我的事。为了要让我这个姐姐能好好地吃饭做家务的，她就非常好意地把她的一张竹椅从诗巫载下来给我。

那张竹椅后来帮了我很多的忙。至少它让我有更多的空间去做我要做的家务事。直到老么自己在椅上用餐时，我才把竹椅子收起来。用一张大大的塑料袋包好，放在厨房旁的仓库里。一心想着要把它载去还给大妹。

大妹说她的小姑要用到那张竹椅子。当她再打电话来说要拿回她的竹椅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它！

问外子，他摇摇头说没见到。

后来是60多岁的家婆告诉我说：“对啊！那张椅子是你妹妹的。我竟然忘记了。真是对不起！当时小婢向我讨时，我就给她了。”

妹妹的东西，落入家婆妯娌的手中。

得知这一回事时，那张竹椅子已经到了外坡她一个儿子家。

我感到不知所措。那是婚后以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家婆叫我赔大妹钱。叫我不要把事情弄大。

～盧美玲

自從  
媽媽忽然切除右腳  
弟弟忽然發生意外手臂受重傷  
媽媽忽然中風  
媽媽忽然去世  
之後  
開始出現創傷恐懼後遺症  
害怕家人 甚至朋友會忽然去世  
擔心如果自己忽然去世 家人不知會如何  
所以  
一來用心珍惜  
二來凡聽到有人去世的消息  
特別是好人 尤其是年輕的好人  
總會不期然的 感覺特別投入  
甚至  
認為是印證了自己的多慮  
同時  
也會構思自己的那個 大日子  
如果 有一天 我死了  
請多陪伴 探望 支持我的家人  
如果有銀兩 全數留給我的家人  
那千多本書 留給教會或神學院都可以  
無論在哪舉行喪禮 四週可否有天空的顏色？  
如果可以 來道別的眾朋親友  
可否送不同式樣顏色的鮮花給我？  
鮮花佈滿棺木 應該是很甜蜜開心的  
喪禮不要死板的程序 親切溫馨即可  
不要忘記請我最要好的朋友 說說我的糗史  
並為大家彈奏我喜愛的歌曲  
最重要的 請饒恕我的一切  
也請相信 我已經饒恕了每一個人  
千萬不要把任何遺憾或悔恨帶回家  
只要常想起我傻傻的笑容就好  
最後  
請把我的骨灰 撒在一片藍得發光的 海面

# 新月

拥有。失去。无奈。

语涵

偶然的星空下

与你相遇相识  
是缘分吧。。。。

从那一刹间起 我天真的以为  
你就是我的唯一  
但是最爱你的我  
却是伤我最深

纵然你以离我远去  
但有始至终 谁也不能抹煞和取代  
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曾经你对我许下的承诺  
早已成空  
只留下受伤的我

受伤的我  
仿佛活在受伤的昨日里  
曾经你说过  
我会是你的一切  
因为有我 使你的人生  
拥有色彩而精彩

如今我的世界失去你  
就已不在有色彩  
只留下受伤无奈的我

好想呼唤你的名字  
但我已失去权力  
只剩下仅有的回忆。。。。

我听家婆的话。

在内心深处，却老是不明白婶婶为什么不直接向我要东西。

疑问是躲在心里面的。

幸好大妹也不介意。

“不要紧！我再去买一个。你不要给我钱。姐妹么，谈什么赔不赔的！又不是你故意弄不见。那是意外么。”

外子感激大妹的大方得体。事情才告一段落。

如今回想起来，真的是很感激家婆当时的决定。不然以我的个性，一定会闹出鸡犬不和的地步！她的那种容忍处理事情的方针，及对待每个人的忍耐功夫，都让我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婚后，她倒是成了我的再生母亲一样，处处教导我如何与人相处。我从她那儿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她也让我从中学到家庭里的互相礼让，互相尊重及家庭教育的秘诀。

说开来，大妹这一张竹椅子倒成了一个和平天使一般地流传着。在婆家。

当然，再见到它时，那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心路过程小插曲！

隔天早上，见到女至亲在洗沫那张竹椅。想像的是，又有一个新生代要用它了！

不多久以前经过一间餐厅时，见到两张小孩子坐的高椅子排排站。它们是铁做的。我想这种铁做的椅子应该会比较稳定。不管小孩子多会动，也不会让他们跟着椅子倒下来，跌在地板上。

在清洗方面也许会比较容易些。我想。

是不是有这样好处呢？改天我要去问问看。

# 新月

復刊第25期  
詩巫中華文藝社  
每月第四星期六刊出  
793, Taman Futee,  
Jalan Upper Foochow No. 1,  
93000 Kuching, Sarawak.  
e-mail: litsarawak@yahoo.com

## 我與我

~藍白

我，到底由幾個部分所組成？有的我喜歡，有的我厭惡；有的接納，有的排斥；有的表露，有的隱藏；有的愛，有的恨。還有很多，是搞不懂的。

在家的我，與在外的我，是不一樣的。我的理性，與我的感受，也未必常常一致。我想要的，我做不到。乖，讓我懷疑那是否就是自己；壞，也不肯定那就是我想要的我。

我告訴女生，要主動去追求幸福；但自己對於喜歡的男生，卻永遠埋在心裡。做任何事情，我鼓勵人盡力就好；但對自己的表現卻總是不滿意。常叫人要看破紅塵，然而最看不開的，卻永遠是自己。

我想活出自己，人家說我自我；我想逃避自我，人家說我虛假。安靜的我，與激動的我，可否同時共存？快樂的我，與悲傷的我，能否和平共處？左邊的我，與右邊的我，是否原是同一個我。那個我，可不可以就是這個我。

## 梅娘

黃庭

月上柳梢，你婀娜的身形隨樹影飄動。是你，披着芊芊月華凌空而下，斑斑駁駁的光影里，短短的秀髮閃爍着點點光華，明淨的眸子依舊撩人心動。轉瞬間，你却又一身布衣，天真無邪奔於叢林，銜着花枝盈盈淺笑，是在逗弄我吧。驀然醒悟，再次成了心頭之痛，你早已在我觸摸不到的天堂！

永遠忘不了你圓潤的歌声：哥哥，你別忘了我呀……，那是“梅娘曲”，一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歌。你时常对着我唱，告诉我它在抗战期红极一时，至今仍回荡在许多老一辈人的心坎。

你说梅娘是一位越南姑娘，千回百转去到中国，为了寻找她那参加抗日的华侨心上人，可最后找到他的情郎已是个因伤而痴呆，正躺在病榻上的残废人，认不得为他悲伤痛哭的梅娘了。

我当初不以为意，漫说这是文人笔下两地情怀的创作。你却固执地说，这是真有其事！见到你这么执著，我调侃说这是假的，惹得你嘟起小嘴，怪我不懂情爱，像个木头人，好半天都不理睬我。过后，你在泡咖啡，然后捏手捏脚把茶杯放到我桌上，一声不吭又跑回厨房去。我摇摇头说：真拿你没办法，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你这才转嗔为喜。

是呵，第一次听你唱“梅娘曲”，是在一场文娱晚会上。那时，你动听的歌声吸引了全场观众，引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你回到后台，和我擦肩而过，忽然回颦浅浅一笑，让我这个后台工作者怦然心动，是喜欢你的歌，还是喜欢你的人？我迷茫了，但我知道已经找到春天。而后，我们跟随文娱团到各穷乡僻壤演出，唤醒民众，当家作主的时代来临了。

是呵，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陈年往事”迹近老土，对于独立运动感到陌生。可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头等大事。因为只有无私地奉献，把殖民统治者赶下台，这土地上的人们才有好日子过。

这场洪流，把我俩撮合在一起，是幸福的开始，还是悲哀的前奏，我们无遐去反思。虽然为理想奔波劳累，但一听到你在唱“梅娘曲”，就令我神往，幻想我俩化身成歌曲中的人物：我是那华侨青年高维汉，在红河岸边，坐在你家窗旁，嚼着鲜红的槟榔，而你是梅娘，弹着吉他，边为我歌唱。可是一想到歌曲后面的分离，我就嘎然而止，不愿再往下想。

暴风骤雨终于降临，统治者断金截铁的举动，揉碎了多少亲项；狼烟四起，呛人鼻息。你忧心忡忡，问我俩会分开吗？我没回答，内心暗忖，我只是个普通胶工，早已豁出去了，而你却是富家千金，该有美好的前途，又何苦陪我走这一条路？我曾细声劝你说，回家吧，你年迈的父母需要你。但你倔强地摇了摇头，见到你眼中噙着泪水，知道你内心在痛苦挣扎，我了解以你的执著，一旦作出选择就义无反顾，我还能说什么呢？这该是时代的悲哀吧？

分离的那个晚上，我俩紧紧依偎，说不尽的千言万语。而后，我到了拉让江畔，不久，听说你在异国他乡的丛林，从此就音讯杳然。我很想告诉你，当山风在呼号，当拉让江水在翻腾，总有你的歌声在隐约中传来。呵，梅娘，你可安好？没想到匆匆一别，从此灰飞烟灭成永诀；人间的红莲依旧盛放，卿何薄命，却如此轻易便跌进尘埃里？

岁月荏苒，弹指之间，四十载匆匆即逝。多少次在寒风里，冥想着记忆

的颜色，你如花的笑靥，灿烂的颜色，你那百听不厌的“梅娘曲”，就这样填满了我的心境。虽然你的生命定格于二十三岁的青春里，但不会老去，而我已步入风烛残年，这是你比我强的。在梦境中，你告诉我说很孤单，我说在你安息的异国丛林里，仍有许多伙伴相陪，该不会寂寞吧？你用沉甸甸的生命，增添了时代洪流中的一段注脚。昙花一现的美丽，却是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抹；流星虽然陨落，却带给人间最璀璨的光芒。呵，梅娘，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青春和美丽。

### 《附录》

一九三五年，田汉创作了一部结合当年时事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故事讲述了侨居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虽然，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在高维汉的病榻之前，深深呼唤自己所深爱的恋人，并深情地唱出一首《梅娘曲》，至今仍停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当年出演这部话剧的是上海滩头风云一时的影视明星：白杨、金焰、袁牧之等人，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张爱玲当年也曾曾在她的文章中提起过电影《梅娘曲》。在她那本《都市的人生》中，有一篇名为《借银灯》的文章。张爱玲在文中一气谈了《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这两部影片。正如她说自己所谈，这篇文章算不上是影评。不过，算做是影片观后感倒也是蛮恰当的。

梅娘曲 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  
嚼着那鲜红的槟榔，  
我曾轻弹着吉他，  
伴你慢声儿歌唱，  
当我们在遥远的南洋！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曾在红河的岸旁，  
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  
送我们的勇士还乡，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哥哥，你别忘了我呀！  
我是你亲爱的梅娘。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擦好你的创伤。  
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